

第六辑

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
宗教·人物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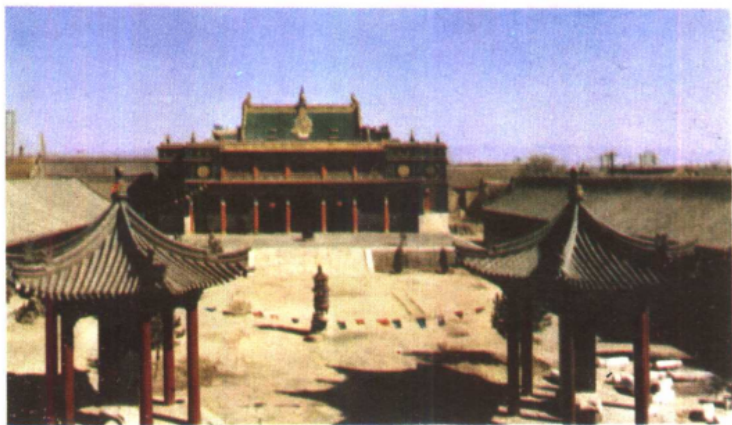
宗教·人物专辑

内蒙古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编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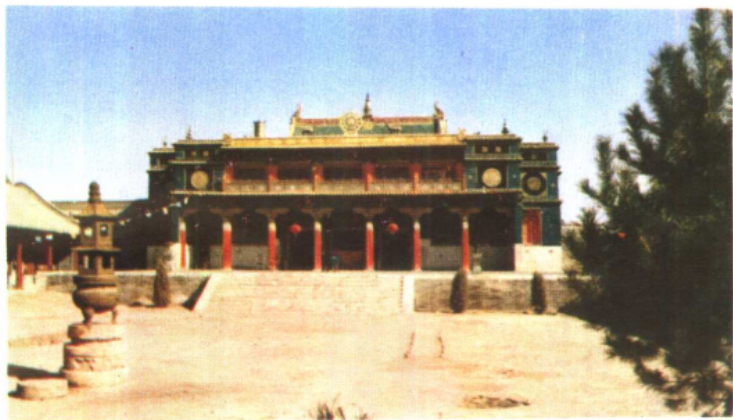
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

第六辑

内蒙古地方志编委会总编室印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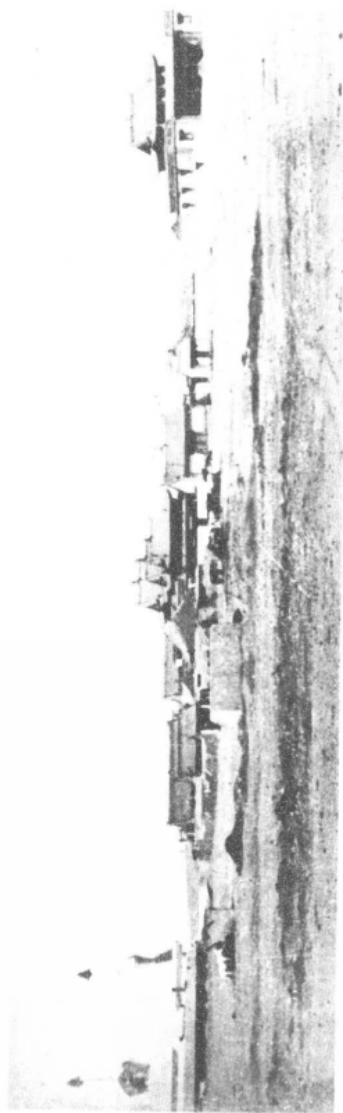


图九



图十

(内蒙古博物馆拱稿)



图十一

(内蒙古博物馆拱稿)

佛活世之召力图力席

(征求意见稿)

杜 烦

曾宪东

目 录

- 席力图召之诸世活佛……………杜烦 曾宪东 (1)
- 席力图召历史年表……………杜烦 曾宪东 (67)
- 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印务处有关
 席力图召活佛档案选译……………奇 格译 (83)
- 《清实录》中有关蒙古地区喇嘛教资料
 ……………曾岚 辑录 (89)
- 热心于喇嘛教及其文化遗产的年轻活佛
 ……………日本《时事周刊》信太谦三著 徐同功译 (191)
- 一位坚持信仰的活佛……………
 美国《新闻日报》威廉·塞克斯顿著 徐维高译 (198)
- 大将军费襄公(扬古)传
 ……………清·袁 枚著 严谔之点注 (205)
- 归化城抚远大将军费壮公(扬古)祠堂碑记
 ……………郑祖侨 严谔之点注 (209)
- 《绥远通志稿》人物志选…………… (212)
- 《绥远通志稿》宗教志(黄教)…………… (227)
- 席力图召图片……………丁 璞摄影并说明

席力图十一世活佛序

我捧读杜烦、曾宪东二君所著《席力图召之诸世活佛》一书，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一场震惊人世的浩劫过后，世人皆沉思。作为佛门弟子，我于佛学之命运与喇嘛教的兴衰更多一番沉思。

喇嘛教两次从西藏传入蒙古地区。第一次在元朝忽必烈汗时代，由于它的信仰者仅限于宫廷贵胄，几经沧桑它便寂寥了；第二次在明朝万历年间，蒙古土默特部杰出的首领阿拉坦汗亲自到我的故乡青海迎接法王达赖三世，并由我的先世身希迪图噶布齐（即席力图一世）陪同来呼和浩特，再度把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普及到芸芸众生之中。席力图一世成为达赖四世的启蒙师，与后诸世均与中央政府及西藏最高佛教领袖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和我的十位先身以及我的无数僧众，世世代代为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民众和僧尼的幸福而尽心尽责地祈祷。皇帝的嘉奖，中央政府的信赖，达赖、班禅大师的关怀，僧众的敬仰使席力图召诸世活佛倍受恩宠，召中香火日盛，体现了我佛教苦救难、普渡众生的教旨和胸怀。

十年浩劫中，席力图召在劫难逃。一九七八年至今，政府对喇嘛教宗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非常关心。我作为席力图召的十一世活佛看到我的召庙、我的僧众弟子、我的佛学事业在复苏，我感到无比欣慰。

杜烦、曾宪东二君此书之付梓，无疑将对席力图召的历史乃至整个蒙古地区喇嘛教兴衰史的研究产生重要作用。据我

所知，我国的如林名刹和汗牛充栋的佛学研究著述中，以一庙诸世活佛为线索、寓佛教史于召庙史之中的著述还不多见。北魏学者杨炫之作《洛阳伽蓝记》，寓时代兴衰于伽蓝朝暮之中，杜、曾二君此作，其伽蓝记之余墨乎！

在这里，我还慎重地告诉读者，我曾对许多中外学者介绍过席力图召的历史，但象对杜、曾二君这样详尽地披露我个人的历史和心扉，这还是第一次。我希望读者不要把席力图召诸世活佛的历史仅仅看作是我和我的先世身个人的传记，而希望读者从这本书中看到一些喇嘛教兴衰的消息。

是为序。

（藏文签名 吉米特希日布札木苏）

一九八五年冬于呼和浩特席力图召活佛禅室

前 言

席力图召是内蒙古著名的佛寺之一，它创建于约四百年前的明代万历年间（蒙古土默特阿阿拉坦汗时代）。四百年来，席力图召共转世了十一代活佛，这些活佛都是由当时的喇嘛教高级寺庙活佛认可，其中有的又经过当时的中央政府册封，从而成为喇嘛教的领袖人物。从席力图一世起，各世活佛都直接参与了内蒙古地区历史上的各项重大政治、宗教活动，并且从席力图四世起，呼和浩特掌印札萨克达赖喇嘛（地方宗教领袖）一职几乎为历代席力图活佛所世袭，成为喇嘛教权力中心。因此，席力图活佛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内蒙古喇嘛教的发展史；席力图一世作为一个精研佛教经典，通晓蒙、藏、汉三种文字的大学者，他与顺义王阿拉坦汗过从甚密，同时他还是喇嘛教最高宗教领袖达赖三世之友，并作为达赖四世云登加措的老师而在西藏和蒙古地区享有崇高的宗教威望；席力图四世亲自参与了清朝对噶尔丹的战争，这次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席力图召四世活佛发动喇嘛僧众成功地做好了保卫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战斗准备，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嘉奖。所以，席力图诸世活佛的历史，反映了中国近四百年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自古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研究席力图召活佛的历史，无疑有助于了解和研究内蒙古地区的中古和近现代史。

席力图召殿堂庄严嵯峨、金碧辉煌，鼎盛时期，召中蒙

族、汉族、藏族喇嘛僧众逾千人，香火极盛，参拜者如云，是呼和浩特最大的寺院，也是全国有名的寺院。更为奇特的是，席力图召在历代中央政府和最高宗教当局的许可下，还分别在呼和浩特市内，大青山的南麓和北麓，建立了四座相当规模的属庙，作为席力图召活佛的行宫。这在国内寺院中实属罕见，充分说明了席力图召的宗教地位和影响。研究席力图召活佛史，对于研究我国喇嘛教传播史具有重要价值。

席力图召历史悠久，藏经丰富，建筑艺术辉煌精美，文物古迹极为珍贵。研究席力图召各代活佛史，也将为我国灿烂的文化增添丰富的历史资料。

笔者长期居住在内蒙古地区，与兄弟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更为幸运的是，席力图十一世活佛吉密特希日布札木苏先生现在仍然主持席力图召宗教事务，他现任内蒙呼和浩特政协常委、内蒙古佛教协会秘书长、呼和浩特市佛教协会会长。席力图十一世博学多才，为本书的编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与活佛为友而著活佛传，这是笔者难得的机缘！我们还恭谨请教自治区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聆听了大家的指教，才得以完成这本小书。为此，谨向健在的当代活佛和学术界的师友致以崇高的顶礼！

关于蒙古史、喇嘛教史以及内蒙古地区的地方史志，我们仅仅是初学，对于这些方面的学界先辈、专家和读者，我们以诚惶诚恐的心情，执弟子礼，恭请教正！我们希望在多方聆教、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正式的《席力图召活佛传》来，为内蒙古喇嘛教历史研究做一点积薪工作。

杜 烦 曾完东 一九八五年深秋于呼和浩特

一、席力图一世活佛希迪图噶布齐

席力图一世活佛法名希迪图噶布齐。

席力图一世在位时间大约是明隆庆至万历年间（约公元1570年—公元1638年），正是蒙古土默特部强大的首领阿拉坦汗（明史称俺答汗）被明朝中央政府封为顺义王的时代。在席力图一世活动的初期，正是喇嘛教从西藏传入内蒙古并逐渐取代原始宗教萨蛮教的时代。席力图一世经历了许多阿拉坦汗时代重大的历史和宗教事件，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宗教领袖的角色，同时参与了明朝万历年间中央政府与蒙古、西藏之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席力图一世的活动，一开始就把席力图召推向蒙古喇嘛教的中心。

（一）席力图一世在喇嘛教传入内蒙古这一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据著名史学家爱新觉罗·启棕教授研究，喇嘛教传入内蒙古地区，是分两个历史阶段完成的。第一次喇嘛教传入蒙古，是在元代忽必烈汗统一中国之前的十三世纪中叶。当时的西藏喇嘛八思巴被忽必烈作为“国师”召至元朝宫廷，委托他创建了“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八思巴颇受忽必烈宠幸，又升任为“帝师”，号“大宝法王”，他便趁势把喇嘛教带入了元帝国宫廷。

当时西藏喇嘛教分为红教、花教、黑教、白教等宗派。八思巴属于花教。八思巴的花教喇嘛教只是在宫廷贵胄中流传，并未能深入广大蒙古民间，绝大多数的强悍的游牧者仍较崇信他们的原始宗教萨蛮教。元亡后的二百年间，由八思

巴带人的花教便衰微沉寂下去了。

公元一三七二年（明太祖洪武五年），青海省西宁宗喀地区一名叫罗桑扎巴的青年到西藏求法学经，他目睹红、花、黑、白四个宗派不守佛教戒律，甚至“奸污妇女，胡作非为”，（《元史·释老传》语）便决心改革喇嘛教，他，就是后来著名的喇嘛教改革家宗喀巴。改革后的喇嘛教称为黄教。于是，以前的红教、花教、黑教、白教（后来与黄教相对，统称红教）逐渐衰微，黄教逐渐成为喇嘛教的正宗。

红教与黄教在教义上的区别是：前者认为，只有精通经文并懂咒语又握有政权、教权的喇嘛上层才具有佛性，一般民众因为没有趋善的根基而不能成佛。在修行方法上，红教重咒语，轻戒律，父子相传。改革后的黄教喇嘛则主张严守佛教戒律，普救众生，并以“转世”方法继承衣钵，反对世袭。黄教逐渐深入民众，以较强的生命力再度向蒙古地区传播。

公元一五五九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漠南蒙古土默特部在其杰出首领阿拉坦汗的统领下愈来愈强大。是年，阿拉坦汗率部西入青海。明朝政府于公元一五七一年（明隆庆五年）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以中央政权的名义确立了土默特部蒙古在漠南、漠西地区的地位。阿拉坦汗用兵青海时，喇嘛教的黄教派已在群众中深入传播，给阿拉坦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把蒙古地区流行的萨蛮教与之作了一个对比，便决心在蒙古地区引进喇嘛教。

公元一五七六年（万历四年）彻辰洪台吉向阿拉坦汗提出迎请喇嘛教最高领袖到蒙古地区传教的建议。他说：“既报昔日明人取城之仇，复与汉国议和矣。次报卫喇特之仇，

降服而取其国矣。今者合罕之寿已高，渐至于老矣。闻贤者言，有益于今生及后世者唯经教云，又言此西方存雪之地，有大慈观世音菩萨之真身焉，请之来，以效昔日圣忽必烈御辰合罕与胡图克图帕克巴喇嘛二人之例，以修政教，岂非盛事乎？”（《蒙古源流》卷七第375页）

阿拉坦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并立即付诸实行，前后三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延请达赖三世琐南加措到青海与他会晤。

第一次是公元一五七六（万历四年），阿拉坦汗派出阿都斯·达尔罕与阿嘉·达尔喀为首的代表团往拉萨恭请达赖三世琐南加措。

据《蒙古源流》记，琐南加措对于阿拉坦汗的邀请欣然应诺，他在使者来至之前便以一个先知先觉的宗教预言家的口气对拉萨众僧说：“蒙古的阿拉坦汗虽然年高，却是一个真心事佛的人！”说毕即有阿拉坦汗的使者到达。达赖三世微笑着说：“我辈皆有前世佛家之善缘也，（指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交往），我今必往，汝等使者，可先归禀以合罕为首之众施主。”他给阿拉坦汗复了信，立即准备动身。

当阿拉坦汗接受到达赖三世的这一信息时非常高兴，开始筹备隆重的迎接工作。他在青海察布齐雅勒地方大规模营建仰华寺，准备在这里与达赖三世会晤，并委派大员带领一支八百人的队伍，带着许多珍宝、财帛、驼马，在乌兰莫梭河畔恭候琐南加措。

紧接着，阿拉坦汗又派出第二个使团，往青藏边境迎接达赖三世，这次规模更大，有千人之众，“拜献赞仪五千品。”

第三次迎迓，是在一五七八年（万历五年）五月，即在